



## 腊八蒜中滋味长

■王国梁

在我的家乡,有腌腊八蒜的习俗。每年腊八这天,家家户户都要准备醋和大蒜,腌腊八蒜。等到除夕晚上吃饺子,就可以把腌好的腊八蒜端上餐桌,饺子就着腊八蒜吃,非常美味。腌腊八蒜很简单,我觉得是一件没有丝毫技术含量的事。准备好醋,然后把蒜瓣剥好备用。把剥了皮的蒜瓣放到一个可以密封的罐子里(一般是用透明的罐头瓶),再把醋倒进去就行了。把罐子放到阴凉处,如果用心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蒜瓣会逐渐变绿,过不了多久就会完全变绿,很好看。



记得小时候,母亲总让我帮着她剥蒜瓣儿。我很不屑做这件事,每每都是敷衍了事。我说:“反正腊八蒜怎么腌都一样,都是那个味儿。”

母亲笑笑说:“别小看腌腊八蒜,这里面也有很多讲究呢!这蒜,要选紫皮的,紫皮的蒜瓣小,而且瓷实,在醋里泡得透,泡出来的腊八蒜特别脆。这醋呢,最好用米醋,米醋泡过的酸辣适度,吃起来香脆中还带着甜味儿,而且腊八蒜是翠绿的,看着也好看。老醋泡过的不好吃,蒜瓣也不绿。还有呢,密封的时候一定要把盖子盖紧,不然腌不好。”

没想到,腌腊八蒜这样的小事,里面还有这么多讲究。看来,任何看似简单的事都需要把细节做好。

我对腊八蒜的兴趣,在于每天观察它的颜色变化。因为当腊八蒜变得通体碧绿之时,新年就到了。腊八之后,我每天生活在期盼中,扳着手指算还有多少天就过年了。看着腊八蒜的颜色一天天变绿,我仿佛被某种绿色的希望牵引着,将要抵达一个快乐驿站。

终于到了除夕夜!家乡有除夕吃饺子的习俗,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桌,腊八蒜就开始“闪亮登场”了。白瓷盘里,几粒腊八蒜仿佛翡翠碧玉一般,盈绿可人。拿起一瓣咬上一口,脆脆的一声轻响,酸、辣、甜几种滋味瞬间涌了出来,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极为脆爽可口。

家乡人还把腊八蒜叫做“腊八算”,“蒜”与“算”谐音,就是腊八这天,要把一年的账清算一下。如果别人欠了你的账,你可以送给他一些腊八蒜,委婉地告诉他,该还账了。

有一年,父亲做小买卖亏了本,欠了亲朋好友不少钱。但善解人意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人提过要父亲还账的事。母亲照样腌了腊八蒜,她对父亲说:“别人没来跟咱算账,腌了腊八蒜,咱自己也得算算。今年亏了本,明年咱加把劲,一定得把账还上!”父亲点点头。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是无声的承诺和信任。

我小时候觉得,只有腊八这天才能腌腊八蒜。后来才知道,一年中可以随时腌这种蒜,味道也不错。可是我固执地以为,只有腊八那天腌的腊八蒜,味道才是正宗最美味的。

年年岁岁,母亲腌制的腊八蒜都会与我们如约重逢。腊八蒜里,有流年里诉不尽的人生滋味。

## 从不慢待腊八节

■管洪芬

一进入腊月,熬腊八粥就被提上了我家的日程。并不很在意一些民俗节日的我,对腊八节却从不慢待。腊八是寒冷的时节,更是年的序曲,没有比在寒冷时节喝一碗热气腾腾又内容丰富的腊八粥更幸福的事了。甚至莫名感觉,所有埋藏在内心的记忆都会被慰藉。

我小的时候,家境比较贫寒,那时候物资匮乏,根本不允许腊八粥的食材有多丰富。好在,地里青菜是有的,母亲还种了芋头,加上早前收成的蚕豆、黄豆、红豆……这些食材,拼拼凑凑便成了我家早期腊八粥的全部内容。

即便如此简单,却毫不影响这一碗热腾腾的腊八粥成为我们心中的美食。毕竟花花绿绿的,比白米粥,或者剩饭煮白水可美味多了。那时候母亲总是把腊八粥熬上一大锅,一连喝上好几天的。而我尤其喜欢第二天喝腊八粥的感觉。大半锅的腊八粥,一经加热,挨着铁锅边的腊八粥便会被烘得起一层锅巴。我轻轻地用锅铲铲了,香香脆脆,有油的亮色,有菜的焦香,伴着豆类的酥软,放在嘴里嚼一嚼,别提多美味。

随着年岁的增长,家里的条件慢慢变好了,我们对腊月的这顿腊八粥更是充满了期待。家里的条件再好些了,就算平日里,我们只要想吃,母亲就会应允着买豆子、买红枣、买核桃等,为我们熬一锅香郁可口的粥。但这些并不耽误母亲到腊八节那一天,对腊八粥的郑重其事。长大后怕母亲累,时常劝她,过不过节的无所谓,无需赶着民俗地做美食。母亲却不,我和哥哥在外求学的那几年,到腊八节,母亲也是一次不落地做着她喜欢的腊八粥。

等自己成家后才慢慢知道,母亲这样是一种生活态度。每一天,甚至每一个节日都值得被我们好好对待。生活条件好了,好像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但如果腊八节不熬腊八粥便会感觉少了一些什么,就好像日子没有过完整,就好像有一种情绪便掩盖掉了,然后心里总会冒出一丝遗憾和懊悔。我从没慢待过腊八节,学着母亲的样子,买回来所有的原材料,更多时候会去繁留简,顺着孩子的口味在腊八粥里添置一些他们更爱的东西,譬如核桃肉、桂圆、葡萄干……七岁的儿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也最喜欢计较着腊八粥到底有没有八种原料……

怎么会没有八种原料呢?我一样样地教给儿子看,一如当年母亲教给我看。数好了,洗净了,便着手把腊八粥熬起来,郑重而欣喜,熬腊八粥,更像熬煮着一种快乐。看着所有食材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泡、翻滚,就感觉那年的脚步声,近了,又近了……



## 腊梅俏

■王芙蓉

凛凛冬日腊梅像蛰伏在我的心底的情人,对它的喜欢似乎是一件不可救药的事情。数九寒天里腊梅的气息最撩人,那枝头怒放的花朵的清绝孤傲,简直是对寒冬的一种挑衅。

我居住的小区有好几棵腊梅,其中一棵长在我每天出入必经的地方。几年前我曾经看过阿来老师的关于植物的随笔《草木的理想国》,这本书的开篇写的便是腊梅。看过书之后我才明白,原来腊梅并不是梅花,虽然它们都有一个“梅”字,但确是不同的。

前几天,丈夫去异地上班,我送他到小区门口。我们一起走过那棵腊梅,“腊梅都开了,快过年了。一年真快啊!”他边走边说。

这些年,我和夫总是聚少离多。他走后,日子还得继续,生活亦需一路向前,想到此心情亦开朗了许多。第二天中午下班,我慢慢地走着,经过那棵腊梅,依旧没有停留的想法。忽然一阵寒风携着幽香袭来,我忽然愣住,不由得驻足凝视。朵朵腊梅傲然怒放,遒劲清瘦的枝干,透着一身的傲骨,在天寒地冻中挺立成了一道撼人心魄的风景。

原来草木含情,流年有暖,只是人内心有太多的执念,不觉悟罢了。同一棵腊梅,它不来不去,一直在那儿。同一个我,今日却看到了不同的风景。原来万物皆藏禅机,境由心生,物随心转,心之所向,境之所在便是如此。

## 送你一碗腊八粥

■娄勇

坐瘦一年的光阴  
今天的阳光穿透南方北方  
红、黄、橙、紫的种子  
已举起火焰的粥鼎

禁不住掏一捧五彩的食粮  
搬运回故乡,穿过水的希望  
人间的葱茏,不要说话的种子  
腊八日的时间线  
流进一碗粥乳化的波形  
所有幼年的影子  
与红、黄、橙、紫的种子  
在深渊燃烧

晨明时,我们都啜着碗边儿  
悉数打开的热情  
像光阴一寸寸渗入,悬着的心  
一粒粒种子,芜杂着生活的残片  
慢慢温热,弥合时光的罅隙

更要记住母亲的微笑  
在一半温热,一半寒凉的生活里  
只有母亲,不舍昼夜熬煮一碗粥  
我们独自走远的时候  
更要记住,谁为你送上一碗热腾腾的腊八粥  
知道我们的存在  
关乎母亲的眼泪

黎明,在母亲熬煮的香甜中醒来  
我们牢记,一定匍匐下身  
仰望彼岸  
行叩此岸